

江西文学精品丛书
(第二辑)

BU LONG JI

捕龙记

难道这小子真的看到了龙?……他们一副既希望有龙出现,又不甘心仅仅被我五叔看到的表情。

陈 然◎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江西文学精品丛书
(第二辑)

BU LONG JI
捕龙记

陈 然◎著

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捕龙记 / 陈然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0

(江西文学精品丛书: 第二辑)

ISBN 978-7-5354-6860-4

I. 捕… II. 陈… III.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88261号

责任编辑: 毛娟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力志文化

责任印制: 左怡 邱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16.625

版次: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222千字

定价: 27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用孩子的眼光看大人（自序）

陈 然

我毫不讳言我对短篇的热爱。如果说，作家与文体之间也有着某种适应性的话，那么我承认，我或许是比较适合写短篇小说的作家。我知道，这是没出息的话，靠20个字的唐诗就可流传于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许多人越来越倾向于长篇巨制。但我向来不喜欢违逆自己的天性，对所谓的风俗画卷或民族史诗不感兴趣。如果在写作的范畴内你都不能或不想随心所欲，那还不如趁早改行。

从2001年开始的那几年，我每年大约写作并发表40个中短篇。我知道，想从任何一种形式里获得自由，都必须经过刻苦



的训练。我想训练出一种能力，一种用短篇小说捕获心灵的能力。我希望自己能像契诃夫那样，能把任何事物变成优美的短篇（当然，不能否认，由于生活的原因，他也写了很多粗糙的东西）。有的人一出手就写得很好，而我只能希望慢慢地越写越好。写作的最好状态，就是坐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慢慢书写。写作的过程，就是独自走在从笔尖（当然，现在是指尖了）到内心的漫漫长途上。没有可供偷懒的交通工具，只能靠虔诚的姿态和勤劳的双手。

如果说，长篇小说是一个建筑学概念的话，那么我以为短篇小说是一个光学概念。或者说就是一道光。每当我读到一个好短篇，就仿佛看到一道光从里面射出来。每当我写出一个自认为还过得去的短篇，也仿佛有一道光从手中射出。光不是建筑，它更类似于内功。金庸在《神雕侠侣》第26回中，让杨过被郭芙断臂，做了一个短暂而有效的进修，看到了独孤求败前辈（这名字有点像西西弗斯）埋下的三柄剑：一为“凌厉刚猛，无坚不摧，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”，二为“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。40岁前持之横行天下”，第三柄却是一把木剑，曰“40岁后，不滞于物，草木竹石均可为剑。自此精修，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”。这一段我看了高兴。到了木剑时代，很有些老庄的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意味。才华和技术，已经像呼吸一样进出自然。天下万物皆可为兵，一块木片，一片竹叶，甚至一根头发，都能在他们手里发出耀眼的威力。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自由的精神（这自由二字，多次被报纸编辑可笑地改为“勤奋”），靠的是巨大的内功。金庸“手下”功夫最高的是谁？当属老顽童周伯通。

不可否认，在文学的王国里，矗立着各式各样的建筑。有“人间喜剧”，也有“民族史诗”；有浮雕，也有盆景。一次，一位朋友问我是否也在构建某种建筑物，我想了想，说，我无意于建设它们，但我愿意延伸作为我的一根神经。是的，只能是神经。从生物学的角度来

说，神经是比较宝贵的东西，各处的神经既不可替代也不完全一样。

文学是什么？弗洛伊德说，文学就是一个人的白日梦。我喜欢一些想入非非的东西。于是我在《大闹天官》里，让一个充满了破坏欲的孩子“念念有词似的对自己说，变变变，于是他看到自己变成一只猴子，一跃而起，从屋子里飞了出去”。小说结尾处：“正在这时，我们看到有一团火，从天上掉了下来。”在《搜神记》中，一个孩子一直迫使自己相信爹死后他的灵魂还在，当村里人请来道士捉鬼时，他一把抢过那只装着他爹灵魂的玻璃瓶，于是他“在前面跑，大家在后面追……在大人快要赶上他的时候，他把瓶盖拧开，用力朝远处扔去。——轰的一声，我们仿佛看到前面腾起一股青烟，他爹像个巨人似的从里面站了出来”。在《走麦城》里，我让“孩子拉开屋门，望着外面的月白风清或乌云滚滚，这时，奇迹在他眼前出现，他看到天空出现了一个剪影，一个人骑在马上，提着大刀，长须在胸前飘摆，从天空的这边走向那边，又从那边走向这边”。

就这样，孩子的视角出现了。可以说，儿童的视角让我获得了新的叙述方式和某种程度上的自由。大人们总是自以为聪明，其实孩子一直在暗暗发笑。孩子不会也不屑于对一些事情作那种狭隘的判断。许多成人的思维是有残疾的。孩子的视角让我比较轻松地抵达了昆德拉所说的“被道德悬置的区域”。昆德拉又转述西谚说，“人们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”，或许上帝就是一个孩子，只有孩子才会那么宽容，博大，没有偏见……从儿童到成人，就好像一条河越流越狭窄，就好像黄河从古流到今。在孩子眼里，大人们热衷的事情大概很可笑吧。他们说，不好玩。



用孩子的眼光看大人（自序）	/1
捕龙记	/1
搜神记	/15
鳌鱼翻身	/26
午睡	/38
垢骨朵	/48
少女之心	/58
模拟死亡	/65
神灵附体	/73
嫦娥奔月	/91
口吃	/103
破蛹	/109
大闹天宫	/120
狂奔	/132
两个女孩子的夜晚	/140
蝴蝶	/149
一只苍蝇	/160



蒲公英记

2

教室	/170
爱杂交的小卷和我二爷	/181
灭种	/189
走麦城	/201
还魂记	/213
假日酒店	/228
一头牛	/246

捕 龙 记

1976年6月3日（农历五月初六日），高桥公社（今屏峰乡）青竹大队一社员发现状似巨蟒之物，向渡家咀方向蠕动，消息传出后，震动全国。上海动物园曾派捕蟒队来湖口捕捉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，未见踪迹。

——《湖口县志·灾异记》

五叔说他在渡家咀看到了龙。

消息是一个叫贵宝的家伙跑来告诉我祖父的。上午他向我借水枪，我没给，因此他现在看也不看我。祖父听了，不说话，跑到柴屋去拿了一根犁头棍，往田畈里赶去。贵宝似乎想在前头带路，但祖父一阵风似的，很快从他面前一卷而过。贵宝站在那里，想把眼睛里的沙子揉出来，又怕耽误了脚下，结果他只好边揉眼睛边跑。

我愣了愣，也跟在后面跑。院子里的鸡咯咯咯飞到了屋顶上。它们飞起来的时候，阳光便也像鸡翅膀那样撒开了。

我想贵宝肯定很得意他横隔在我和祖父之间，但我还是尽量小心，和祖父的犁头棍保持距离。刚才祖父挽起袖子到柴屋去的时候，我就很紧张，以为是冲着我来的。我都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了。我知道，祖父一挽起袖子，就是要寻找某种执法的工具。而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跑。但看到犁头棍在祖父手里转了一个弯呼啸着奔向了院外，我才稍稍松了口气，可即使这样，我还是怕它会忽然回过头来咬我一口。这样的情况不是没有过。就好像有时候祖父追不到我，便拿屋里的桌凳锅碗出气一样。在我看来，气不是那么看不见摸不着的，恰恰相反，它有模样，它的模样



就是稀里哗啦的木片和碎了一地的瓷瓦。就像有人指着翻卷乱颤的树枝说那是风。它在祖父胸腔里起伏的时候祖父都按捺不住它。祖父暴突整齐的肋骨（有如县衙里的棍杖）被它冲得东倒西歪倒伏一片。祖父就经常被它指引得豕突狼奔。它每次从祖父的体内冲出去之后，家里就像遭了洪水。洪水过后，祖父独自坐在废墟上。所以他经常担任的角色是暴怒的破坏者和沉默的修理者。他把摔倒或折断了手脚的桌椅扶起，推推它们的手，或捏捏它们的脚。需要动手术的，他就去拿工具箱。箱里有木匠用的刨子和凿子，也有砖匠用的刀，还有补碗用的洋泥（他常奇怪碗里的洋泥怎么那么快就死了，不肯动了）。就像他每次揍了我一顿之后，晚上总要摸摸我的头。他的手粗糙得像老布一样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他揍我的时候，用的是靠在门角的瘦竹棍。时间长了，它金黄金黄的，闪着光。如果说祖父对我还手下留情或爱恨交加的话，那么对我五叔，他可就毫不客气了。有一次，他一菜刀砍过去，刀就竖在五叔的额头上，我父亲用了好大力才把刀拔出来，我母亲用了好多黄烟才把血止住。从此，五叔的鬓角处就爬着一条蜈蚣。

等我赶到渡家咀的时候，祖父的犁头棍已经找到了我五叔，并且狠狠咬在他腿上。五叔蹲在地上，揉着被咬痛的腿，争辩道，是真的，我看到了，是真的。祖父说，你再说！又把犁头棍举了起来。田畈上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看了看，有队长寅茂、记分员金苟，还有仓库保管员李青林。李青林不是我们村里的人。当时是各村互相换人做保管员，以便互相监督。这一年，我五叔已经十五岁了，刚从公社中学回家，在生产队做劳力拿工分。他说他在学校读书时，天天就是盼着回家做劳力。多好，什么也不用想，队长哨子一响就出去干活，收工后倒头就睡觉，每天都有工分进，年终积起来有那么多。唯一让他不满意的是，正劳力十分工一天，他只能拿七分。也就是说，别人干两天的活，他要干三天才行。这意味着别人每个月有三十天，他只有二十天。这让他感觉吃了很大亏。他每餐都要吃三大碗饭，让我紧巴巴过日子的母亲经常手忙脚乱，像拿一尺长的布去做三尺长的衣服。五叔说他要让自己的个子赶快长高，长

高了，他也能拿十分工了。我母亲嘀咕道，你已经这么高了，还要长高，怕是三碗饭都对付不了你了，你就是缩成一条蛇躲在洞里不吃不喝过三年醒来，也保管你拿十分工。她扶了扶额头，好像站在很高的地方，有些头晕。每逢这时，五叔便瞪我母亲一眼，只说一句：长哥当父长嫂当母啊。他眼睛里射过一道凶光，跟他额角的蜈蚣相似。我母亲便不做声。自从额上有了那条疤，五叔除了我祖父什么人也不怕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还是很喜欢他的，他也喜欢我，并没有把对我母亲的怨气发泄在我身上。他带我到他们那一拨孩子里去玩。我不太喜欢跟年龄差不多的家伙在一起，对他们总是爱理不理的。我喜欢跟年龄大的孩子玩。五叔恰好满足了我的这一愿望。我觉得，他们的世界里比我们的世界里好玩多了。我们的世界里没有任何神秘感，什么都一清二楚摆在那里。他们就不一样了。他们经常和村里几个跟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在一起玩。有一次，他们把她们一个个叫进屋子里去检兵。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检兵的。虽然我到底没能知道，但这件事本身让我觉得神秘有趣。我想等我长大了，也可以检兵了。他们在捉迷藏的时候，往往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，要过好久才出来，头上和衣服上沾着草屑。还有一次，他们把在竹床上睡午觉的风莲轻轻抬到牛栏里，把她的衣服脱下来挂在牛角上，在她肚子上抹上牛屎。虽然不让我看，可我还是喜欢他们。跟他们在一起，一上午一下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那么讨厌五叔。我想，若没有祖父，五叔的命运大概就跟牛郎差不多。他大概也要牵着一头老牛孤零零地离开家了。当然，现在的牛都是生产队里的，那么我希望自己变成一头牛跟着五叔走。我已经八岁了。跟人在一起我是小孩子，但一头八岁的牛肯定是老牛。祖父在给生产队的牛数牙齿的时候，最多也就数到十一。数到十一，他就说，老了，难怪跑不动了。然后就坐在那里抽烟筒。他抽一口，老牛也跟着吸吸鼻子。如果我是老牛，我就可以跟着五叔，一起去偷那位洗澡的仙女的衣服了。真的，看五叔的样子，已经到偷仙女衣服的时候了。

的确，五叔虽然只有十五岁，可他的个子已经超过了十八岁。或者



说，他的身体有十八岁，而他的脑袋还只有十五岁。这使他在走路的时候，总给人一种脚重头轻的感觉。如果他出乎意料地做好了一件什么事，祖父或其他人都要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他一眼，仿佛如果他没有做好，他们才觉得应该。这时祖父用犁头棍指着他说，你说你看到了龙，鬼才相信，龙是圣物，也是你这肉眼凡胎之人能看到的？祖父平时说话都是大白话，但在说到重要事情的时候，往往咬文嚼字起来。虽然他半个字也不认识。他一看到字就头晕。如果有人想让他头晕，只要把有字的东西送到他跟前就行。五叔委屈地说道，看到了，就是看到了，不信，你看田里的稻子。五叔用力揉着被犁头棍揍出的痛处。

祖父这才看到，茂密的稻子倒了长长的一垄，像是从里面窜出过什么。又像刚刮过一阵旋风。这是一块水边的稻田，上面是村背后的茅山，下面是湖。这时谷粒里的汁水已经凝结成米粒，颜色半青半黄，有点扎手。如果是牛或野猪，不会踩掉那一长垄稻子，再说那根本不是踩的。整个痕迹是圆滚滚的一条。我看到祖父手里的犁头棍软了下去。他在犹豫。那条倒伏的禾行像是忽然刮出一道冷风，让所有的人都打了个冷颤。

祖父说，这就怪了，难道这小子真的看到了龙？他抬头望望队长，又望了望其他人，好像在向他们求教。其他人当然不能回答他。他们一副既希望有龙出现，又不甘心仅仅被我五叔看到的表情。这时队长挺身而出。他说，不用怀疑，你家老五肯定是真的看到了龙！他说别的我不一定相信，但他说看到了龙我是一定信的，你说，如果不是真看到了，谁敢这么说？要撒谎也不敢撒这个谎！

几句话，说得人身上寒寒的。大家看着稻田里那空出来的一块，不禁把脚步往远处移了移，好像担心会忽然从里面冲出一股旋风来。

这时忽然有人说，虎有印龙有鳞，赶快下田去看看。但大家站在那里，并不敢下田，好像龙还藏在稻田里。大家看看山上，看看湖里，又互相看看，有几个人，才小心翼翼往田里探脚。其他人都伸长了脖子。这时田里已经没有什么水了，踩在上面气泡噗噗响，竹叶菜紧贴在泥面上，几只绿衣小青蛙在上面爬来爬去。它们跟稻秆的颜色完全一致，绿

得让人生疑。这种青蛙长大了我们都不敢捉来吃。稻田里的人除了眼睛，鼻子也用上了。他们蹲下来，东闻闻西嗅嗅，恨不得自己长出大象的鼻子来。忽然有人叫道，腥味，他闻到了腥味。其他人很快也说闻到了腥味。他们认真地琢磨起来，说这种腥不是湖里的腥，也不是山上的腥，它有点像雷雨过后落在地面上的鼻涕菇，又有点像油菜结籽时的冰雹。人们说那种菇是龙的鼻涕，冰雹是龙下的蛋。下冰雹时，总有人抱着头到外面去捡几颗龙蛋来，吃了补身体。下田的人多了起来，他们都说闻到了腥味。他们好像把那味道放在嘴里嚼了嚼，然后说，龙腥味，的确是龙腥味。他们问我五叔，龙真的跑到水里去了吗？我五叔点点头。他们说，原来是一条水龙。他们面色神圣地望着湖里。湖里的浪哗哗作响，像是隐藏着千军万马，那些骑兵步兵都举着闪光的刀和旗，有时候跃过草滩，几乎冲到田边来了。

祖父还是不能相信我五叔看到了龙。倒不是他不相信龙的存在，而是他根本不相信我五叔这样的家伙能看到龙。或者说，即使我五叔看到了龙，他也要故意不理睬。他要以此来表示他对我五叔的蔑视。他从地上捡起刚才被队长抢下来的犁头棍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队长大声说，快去公社报告！

村子沉浸在一种敬畏的气氛里。因为龙的出现，大家说话和走路都轻轻的。平时必定要吵起来的事情，这时也和平解决了。万一要吵起来，也是心平气和地吵，看上去根本不像在吵，而像是在商量。碰到决断不了的事情，他们采取了抓阄的方法。可以说，没有抓阄解决不了的事情。

每年清明节前后，都要下一场大雨。那雨真是大啊，把天和地缝得不透光，好几个钟头都像是在夜里。闪电像根通红的铁丝，往黑暗里刺了一下马上又不见了。这时如果牛在野外吃草，也会吓得没命地狂奔起来。我躲在家里，感觉整个屋子在簌簌发抖，不时有屋瓦被掀起或破碎的声音。妹妹吓得哭了起来，但母亲马上捂住了她的嘴。不能哭，母亲说，有龙在屋瓦上经过。母亲刚说完，马上也把自己的嘴巴捂住，好像



很后悔说了这句话，怕刚才的话被谁听去了似的。不管这时是什么钟点，母亲也要在屋子四处点上灯。母亲脸上的神秘色彩让我真的以为龙就在外面，只要打开门它就会扑进来似的。等大雨过去天地重新分开慢慢亮起来的时候，母亲才小心地吹灭油灯把窗子一一打开。祖父则穿上靴，四处看了看，长吁了口气。好像刚才有什么灾难从我家旁边经过而我家幸免于难。母亲终于完全平静了下来。她对我和妹妹说，刚才屋上过龙，龙要赶在清明节前到它娘坟上挂纸。母亲说到龙的时候，脸上是神圣庄严的。然后她照例要跟我们讲那个关于龙的故事。有个女人怀孕了，接连生下了九条龙，她以为自己生下的是怪物，把前面八条龙都杀掉了，杀到最后一条龙的时候，不忍心，让它逃走了。后来龙长大了，娘也死了，龙很有孝心，每年清明都要回来挂纸。它娘的坟每年都在往上长，现在都长成一座大山了。它每次经过，便要打雷闪电下大雨。有时是去的时候下，有时是回来的时候下。如果不在屋子里点灯，龙尾巴就会扫到屋瓦。每次过龙后，总有许多人家屋瓦被掀掉砸碎了，甚至屋子也被龙尾巴扫倒了。只是被龙扫倒了，谁也没话说，自认倒霉。我想，那时龙的娘肯定不知道什么是龙，不知道龙以后会有那么大的威力，不知道龙的肚皮擦到了肩山，山头也会火光四溅的。它一出来，整个天空便黑了。它只要张张口，便可以把我们村子整个吞下。还有一个问题我也不怎么明白，龙娘杀掉了它的八个兄弟，它怎么对它娘就没有一点意见呢？如果是我，肯定是做不到的，那时我和母亲便好像是有着某种仇恨。她和我祖父一样，老喜欢把我关在家里，不让我出去。不让我出去看电影，不让我出去玩。她还会把对我五叔的不满，嫁接到我头上，便于她指桑骂槐，让我在莫名其妙中挨一顿骂或瘦竹棍。我曾暗暗用最恶毒的话来诅咒她。

龙的活动基本上在春天。它最后一次出现是油菜结籽的时候。下过一场龙蛋它就销声匿迹了。要到第二年才重新出来。它不像队长的哨子，要经常吹，大家才记得他是队长。它偶尔露一次面，我们便长久地记住了它。而且我们，并没有真正见过它。但我们可以肯定，它决不会像德

余老信用竹篾和纸扎的龙头那么简单。我们小孩子曾长久地望着天上，希望它在打雷下雨的时候出现，我们不怕风不怕雨任大人怎么呵斥，还在执拗地望着。如果天空忽然出现一个火球，我们会兴奋不已，以为火球是它吐出来的。后来天晴了，我们还在望着。我们望着天上的鱼鳞云，心想那是不是龙在睡觉露出的半边身子呢？起大风了，是不是它在打呼噜呢？前村的抬喜说他看到了天上的仙女，说仙女穿着过去戏台上的彩色衣服，好看得要命。大家便说抬喜疯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老把两只手抬在胸前，人们才叫他抬喜。如果我们说看到了龙，大人们会不会认为我们也疯了昵？

但现在，他们毫无疑问不会了。因为我五叔看到了龙。队长从公社里回来了。他向公社报告，说年轻社员陈老五在本村下首渡家咀看到了一条龙。龙从稻田里一闪而过很快就不见了，田里的稻子被压了长长的一垄。那些痕迹不可能是牛、野猪、马或人为的。公社领导马上摇电话向县里汇报。县领导严肃批评了公社领导这种没经过调查研究便下结论的作风。县领导说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们居然还敢宣扬封建迷信？哪里有龙？龙是封建迷信的产物，谁也没看到过龙，大概是蛇！你们那个社员看到的肯定是蛇，一条大蛇！县领导嘱咐公社领导保护好现场，他再向上级汇报。

队长寅茂从公社回来时，既喜又忧。喜的是他的话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，并且据说是马上要派考察队来，忧的是稻田里的现场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。他马上召开全队会议，商量补救办法。为了让大家对症下药，他特意把社员全部叫到渡家咀那块稻田旁边去。我们小孩子喜欢看热闹，自然跟去躲在大人的阴影里偷听。有人建议全队社员排队从田这头滚到田那头，但这样会使留在稻田里的脚印越来越多。于是又有人建议把下田滚的社员用麻袋捆起来，这样就不会留下脚印了，但人被捆在麻袋里还能不能滚得动也是个问题。大家为此争得面红耳赤。后来还是仓库保管员李青林提醒大家，说他认为还是不要做任何手脚为好，上级怪罪下来也不要紧，不知者不为怪，再说，法不责众啊。大家认为他



的话有水平，纷纷鼓起掌来。不愧是回乡知识青年。队长寅茂有些生气，觉得群众的掌声都被保管员抢去了，他咳嗽一声，说，不要急于下结论，我还是想听听老五的意见，他是真正见过龙的人，只有他最有发言权。

我五叔坐在田角，我看到，有几次他都要站起来，但末了还是重新坐了下去。他的手绞在一起，好像在进行某种激烈的斗争。他一会儿看看大家，一会儿又看看自己的手。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，脸色苍白，眼角有泪滴。我以为他犯了病。五叔有肚子痛的病。每次犯病的时候，额角冒汗，手捂着胸口。五叔说，这种病就是怪，好像肚子里有一把火，火烧火燎的，刚吃饭就饿了，哪怕吃了三大碗，吃得越多饿得越快，好像肚子里有一头怪物。有一次，他忽然问我，是不是有一条特别大的虫子在他的肚子里，它把他吃下去的东西全部抢去了？或者说，从喉咙到屁眼，他的肚子里就是这么一条虫子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他就不是他而是那条虫子。他不过是虫子的衣服。一个虫壳。想到这一点，五叔的脸上露出跟他年龄不相称的绝望。现在他脸上的神色与那时有些相似但又有不同。相似的是害怕，不同的是那时好像有悲凉，现在却是激动。看到我五叔身体在发抖，队长示意大家说话小声点。他说，毕竟是看过龙的人，现在我五叔是否是神龙附体也未可知。他才不相信公社领导说的鬼话。他认定那就是龙，而不是什么蛇。蛇怎么能跟龙相比，那不是拿老鼠和大象比么？那不是拿小丑和英雄比么？为什么一定要亲眼看到才是真的？谁看过自己的祖宗？没看过难道就是没有祖宗？没有祖宗哪里是我们？这简直是不攻自破。现在，队长看着我额角冒汗浑身颤抖的五叔，就好像看到一条龙缠绕在他腰间。他想上前去摸摸又有些害怕。他又咳嗽一声。我发现，如果队长想自己镇定下来，就会咳嗽一声，像是在提醒对方又像是在给自己壮胆。队长说，老五啊，你说怎么办呢？这时，我五叔定定地望着什么地方，忽然大叫一声，像一条狗那样夹着尾巴飞快地跑掉了。他的尾巴自然是看不到的，然而正是这条看不见的尾巴，使队长包括其他许多人认为我五叔真的是神龙附体了。他们说，我都看到尾巴了，别以为只有狐狸藏不住尾巴，龙也是藏不住尾巴的。

中午，我忽然被一阵吵嚷声惊醒。原来，是邻近村子里的人到我们这里看龙来了。他们像是游行，自觉地排成一条长队。队长号召大家紧急集合去保护现场。幸亏仓库保管员李青林觉悟高，他好像早已知道邻近村子里的人会来，吃了午饭就蹲到渡家咀去了，才使现场没遭到进一步的破坏。有人惊叹，真的，真是龙啊，瞧，这是它圆滚滚的身子滚过的地方，它的尾巴在出垄时还扫了一下，我敢肯定，龙鳞还沾到了泥呢。但马上会有另一个人反驳：不可能，龙鳞怎么会沾到泥呢？泥多脏啊，龙是可以飞的，它的身子根本没挨着地，稻子是被它鳍下的风刮倒的，如果它真的挨着了地，别说这一块田，恐怕整个畈里的田都要遭殃，你忘了清明过龙时的情形了？来看的人越来越多。开始还是邻近村子里的人，后来那些面孔越来越陌生，我们完全不认识了。他们一来就问，龙在哪里？龙在哪里？快带我们去看看。他们走了很远的路。有的还是坐车来的。他们居然可笑地以为龙还在这里等着他们。

上面派来的调查组终于到了。他们说，如果情况属实，他们会向上海一个很大的捕蛇队汇报，捕蛇队的人会把蛇捉起来。这个消息让人振奋。但他们硬要把龙说成是蛇，还是让我们不服气。调查组的办公室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。他们把我五叔叫去询问。中午，饭量很大的五叔一反常态，几乎什么也没吃。我母亲打量他的目光也不免狐疑起来。本来，母亲对五叔的态度已经有些好转，当祖父呵斥他的时候，她甚至还上前劝解了几句。五叔跟队长一起往外走的时候，他的腿忽然筛起糠来。队长说，咦，老五，你怎么啦？没事的，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你龙都看到过了，还怕什么？

我看到，在出廊口转弯的时候，五叔的腿忽然不抖了。

调查组的人是不相信有龙的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连祖宗、鬼魂都不相信。他们已经到渡家咀去看过了，因为现场被严重破坏，什么也没发现。他们把我五叔叫到仓库里仔细询问，问蛇的具体形状，长度，颜色。我五叔坚持说是龙而不是蛇。调查组的人火了，说你再说龙我就把你抓起